

CHANGPIAN XIAOSHUO · SHANJIUHUA · FENGDEYINGZHU · CHANGPIAN XIAOSHUO · SHANJIUHUA · FENGDEYINGZHU

长篇小说

冯德英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山菊花



上

长篇小说

冯德英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山菊花

上

© 冯德英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菊花 / 冯德英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3. 1

ISBN 7-5313-2493-8

I. 山… II. 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309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

印张: 35 插页: 4

字数: 850 千字

印数: 1—8000 册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臧永清 温去非

责任校对: 白 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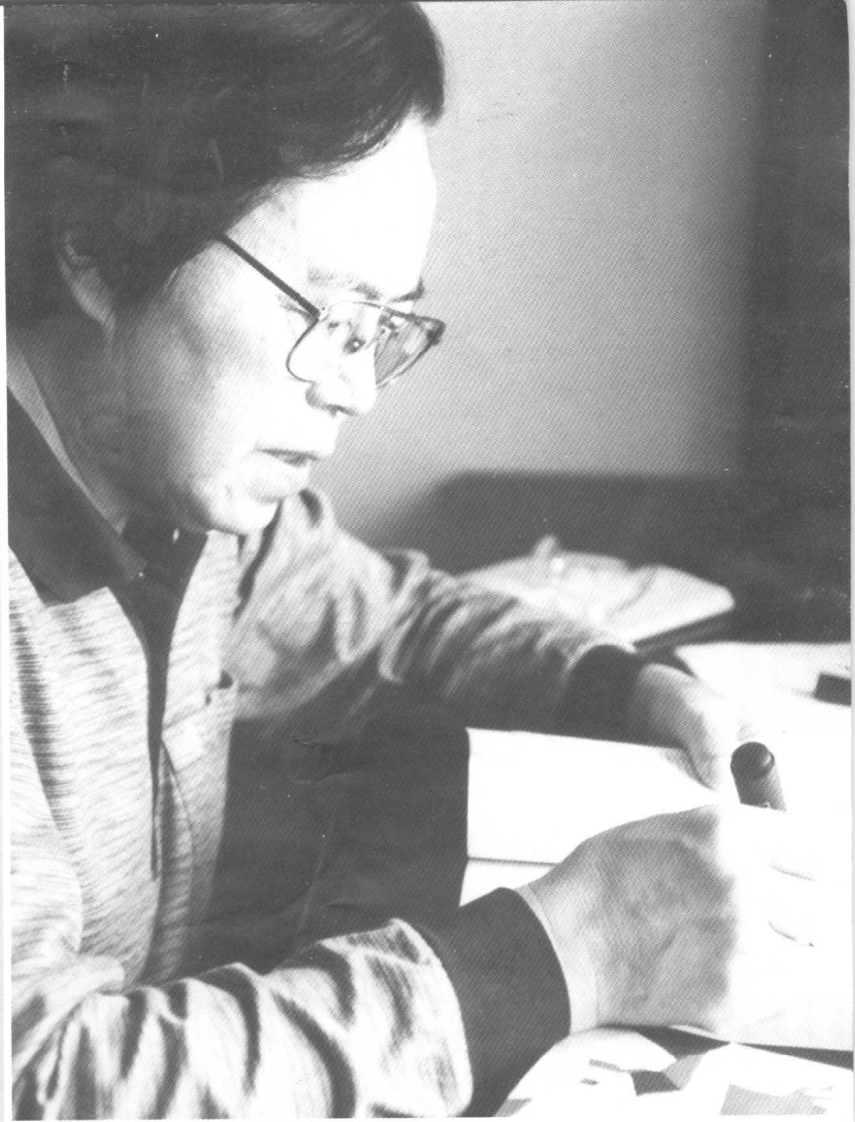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(上、下册): 55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馮法英

写在新版“三花”前面

冯德英

人们习惯于把拙著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山菊花》（上、下）统称为“三花”，向我索书定要“三花”，认定“三花”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。其实并非如此，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、故事情节，都没有直接地联系和瓜葛，是独立成书的。当然，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，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，时代的连贯性—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——结合紧密，书名都是花字，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，如此便是“三花”的由来吧！

《苦菜花》是我的处女作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，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。为了这本书的创作，从1953年开始酝酿、构思，学习钻研，到1955年写成初稿，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

余时间和节假日。同年秋天，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，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，大意说，我是某部队的一个十九岁的排级干部，共青团员，利用工作之余，写了一本小说稿子，自知水平很低，达不到出版要求，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……“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”很快来了信，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，都已转到他们手里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……然而，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！这怪不得编辑部，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，文艺界是重灾区，一切正常业务工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。好在1956年冬至1957年春，我在编辑部热情支持、帮助下，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，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，不然，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。

《苦菜花》初版于1958年1月，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，由天津画家张德育做的彩色插图，而之前该社的“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”编辑的书，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；之后，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，我趁机对入选的《苦菜花》做了些枝节性的修饰，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，收做后记，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，包括外文译本，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，直到“文革”之前，没有再修订过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不久，迫于当时的形势，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；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，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，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样子。

《迎春花》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，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，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，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，于1959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《迎春花》，上海的文学杂志《收获》一期全文登出，新华书店征订了一百

万册，因为纸张紧缺，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。但是，《迎春花》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，争论的焦点是一些人认为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，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，失于色情，有副作用；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，《苦菜花》也存在这个问题，值得作者警惕！于是，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，对《迎春花》做了局部的修改，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，于1962年再版；文革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，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，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“干净”；但是，随着形势的变化，原来就不赞成这种“干净”的同志，反对修改，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《迎春花》，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，我同意了。这次也按初版付梓，相信广大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，孰对孰非，会做出自己的判断。

当然，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人愿一帆风顺。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乍起，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，因为我是早在1964年，就被“文艺革命旗手”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《迎春花》的作者，而且抗拒她的指示。很快，《苦菜花》和它的姊妹篇《迎春花》及尚待出世的《山菊花》，便遭到无情的批判，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、阶级斗争调和论、革命战争恐怖论的和平主义、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，成为禁书。

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。《山菊花》的出世过程，即从1963年11月上集稿子脱手，到1981年11月下集定稿，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，命运多舛，可谓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依”，充满戏剧性。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，曾明言超不过前“两花”就不要出版。我所在单位主管文宣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，阅完书稿后，感动泪下，赞赏有加，批准出版。可是没有多久，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

温，国内的“阶级斗争”的氛围也日益浓烈。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，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，要出，得修改；而要改掉的，正是里面最感人的那些部分。我选择了宁愿不出，也不改，书稿搁在那里。但书虽然没有出，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，勒令将手稿交出去批判，连王静敏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。我极感悲哀，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也遭厄运，可它俩总是出生了，发行遍及全国，国外也有翻译，也算风光了好几年；而这个“山菊花”，还没面世，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，连“寿”都没有，就和它的“两花”姐姐一起“正寝”了，岂不更加哀哉！然而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，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——1972年，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“复查”落实政策的日子里，单位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，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，一直无人问津，不知是不是你的……一见到那熟悉的白粗布旧包裹，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，泪水夺眶而出……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，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的，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、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、坚贞不渝的热烈情爱的书稿，竟能在“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”的铁掌中逃生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？转念一想，这部“山菊花”稿子，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批斗，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时，谁也不会还顾及带上这个“惹祸精”，那样一来，惊恐万状的家人，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。如此，也就不会有1979年上集、1982年下集，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《山菊花》了。这可真应了那句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”的老话。

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。这是因为，作者

为什么要写——创作的动机，写什么——创作的题材，怎么写——创作的方法，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、个性爱好、立场观点、周围环境密切相关。而这些方面，很难是人人相同的。

像我，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的人，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？我那么年轻，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，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，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？这是迄今为止，常常有人探寻追问的两个问题，甚至还听到过《苦菜花》不是出自我手的妄断流言……

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并且能比较早地“少年得志”、“一鸣惊人”，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，而是得益于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和我接触过、看到过、听到过、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人和事。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，我周围的亲人、村间邻居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同仇敌忾，为正义的斗争，献出自己的所有。无数的共产党员，八路军、新四军、解放军指战员，革命干部群众，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浴血奋战，其英雄的壮举，崇高伟大的精神，惊天地，泣鬼神！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，耳濡目染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，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、优美情感、善良性格、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，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，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。为此，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昆崙山，爱那里的人民、风俗语言、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爱她的过去和现在。

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。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实心愿的作品，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，才具有时代精神，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。

此次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帮助下，在近半个世纪之后，又

推出了最新版本的“三花”。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如上所述，“三花”的产生，很大原因是依赖于客观的因素，也属作者年轻之作，不足及浅薄甚或谬误之处，可称屡见不鲜，俯拾即是；还有，在一些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在所难免。不过，尚可聊以自慰的，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，是用一颗炽热的心去爱去恨，是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；而这些，让进入晚年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，恐怕也难以办到了。这便是我愿将原汁原味的拙作“三花”，再次献丑于读者的初衷。

以上是我想向关心“三花”的读者交代的一些话，就作为此书新版的前言。

2002年11月
于青岛三花庐

主要人物表

张老三——贫农。

三 嫂——老三的妻子。

金 贵——老三的大儿子。

好 儿——老三的大女儿。

桃 子——老三的二女儿。

小 菊——老三的小女儿。

狗 剩——老三的小儿子。

于世章——雇农。

于震兴——世章的大儿子，小白菜的情人。

于震海——世章的二儿子，桃子的丈夫。

伍拾子——贫苦少年。

凤 子——丝坊女工。

金牙三子——雇农。

刘 福——铁匠。

宝 田——刘福的大儿子。

宝 川——刘福的小儿子。

江鸣雁——武术老师。

二 妞——鸣雁的女儿。

萃 女——戏号小白菜，寡妇。

萃女的姑妈

高玉山——三嫂的外甥，好儿的恋人。

孔居任——好儿的丈夫。

孔霜子——孔居任的姑妈。

冯子久——中药先生。

冯痴子——真名开仁，子久的弟弟。

珠 子——中共胶东特委书记。

程先生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
李绍先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
丁赤杰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
崔素香——赤杰的妻子。朝鲜人，中共党员。

丁立冬——伪警察。共产党员。

毕松林——牛倌。共产党员。

孔庆儒——秀才，伪区长、大地主。

孔 显——孔庆儒的二儿子，伪区队长。

于之善——地主，孔庆儒的小舅子。

于守业——于之善的儿子。

于令灰——于之善的弟弟，伪村长。

于守堂——于令灰的儿子。

万戈子——孔庆儒的管家。

刘排副——伪区队的排副。

鄢子正——国民党县党部主任。

第一章
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哭声，又是谁家的哭声，随着秋风，伴着败叶，悲悲戚戚地传来。

风，深秋的风，卷展着碎云，掠过昆嵛山的主峰泰礴顶，飘到山前的向阳坡，把哭声吹动得越发凄楚。这个地方是五十户人家的小山村——桃花沟。

村子四周山上的梯田里，正忙着收拾晚秋作物的庄稼人，听到哭声，有的头也不抬地继续劳作，心里在想自己的愁事；有的直起腰向村里望一眼，叹口气，揩把汗水，又忙活起来；有的手持工具，直望着哭声响处，默默地站着发怔。

在一直站着发怔的人中，有位女人，三十八岁，身材瘦小，腰杆板直，浑身上下结实利落。她那长脸盘，红扑扑的，一双圆眼睛，黑亮铮明，脑后挽个不大的发髻。这女人是桃花沟北头放柞蚕的张老三的妻子，村里同辈人多称她三嫂。

小小的山村，谁人逢灾遭难，谁家添子娶媳，街坊邻居不到一个时辰全都知道。这哭声的出现，和其他听到的人一样，三嫂是全知底细的。这是伍拾子他爹死了。那位四十二岁的佃

户，今年伏天借了别人家的毛驴，去赶南黄集卖六月仙桃子，走到黄垒河岸上，碰到孔家庄孔秀才的二儿子孔显，领着两个区丁把一个走亲戚的闺女拦在芦苇丛里，要动强欺侮。伍拾子他爹替那闺女开脱，姑娘趁机投进了洪水奔腾的黄垒河。孔显他们将伍拾子他爹打得半死，把桃子连毛驴一块抢走。伍拾子他爹爬进孔家庄找孔秀才求情，家人道秀才区长进了县城，孔显反说他是诬赖，又和管家打了他一顿。伍拾子他爹重伤含冤，躺在炕上，望着几个骨瘦如柴、面带菜色的孩子，哪里有钱还债、养家、治伤啊！挨了几个月，今上午他从炕上一头撞到地下……三嫂一家和许多人闻讯都跑了过去，那血惨惨的情景，那痛切切的场面，谁个不哭一场呵！

三嫂直直地望着村子。那嚎啕声，女人的，孩子的，嘶哑的，尖厉的，撕心裂肺。三嫂的泪珠成串地落下来。吃过午饭，她吩咐她的二女儿桃子去帮着伍拾子他妈料理，她得赶快从霜冻嘴里抢刨出这二亩半糊口的地瓜啊！

三嫂用衣袖抹着眼睛，心里说：

“唉，伍拾子他妈哭得多酸心！五个孩子，最大的伍拾子才十五岁……唉，这年月，多灾多难，不幸的事儿，不幸的人儿，一串接着一串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这家轮那家。熬一天，煎一年。哭呀，泪啊，相伴着日头月亮，何时能有个了结？！”

这位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、有四个儿女的中年妇女的痛楚悲叹，是由来深刻的，不需要客观的刺激，那生活的困苦天天压在心头上。贫寒的日子，那是她懂事时就饱尝煎熬的。她不记得父亲的模样，她母亲半辈子乞讨，最终死于财主的恶狗嘴里。十七岁，她嫁给桃花沟的张老三。这张老三生下来就叫小三子，其实他身前的两位兄长在出生之后不几天就夭折了，但为了表示门族不是孤伶的，他父亲坚持他是第三个儿

子。张老三的父母在世时，家里有三亩山峦，加上租佃的，总共放着十多亩柞蚕。那老头子拼命劳动，严酷的节俭，开垦山地两亩半。但这拼力支撑的小日子，有年遇上茧价大跌，租子交不上，折了本，老两口又急累成疾，相继亡故。原本就单薄的日子更垮了下来。山峦卖了，好歹留住两亩半山地，儿子金贵为还债白给孔家庄孔秀才家做活。山区地少，租佃不着，为糊口，张老三仍东借西凑地放柞蚕，但他常是赔得多，赚得少，家里的日子，全仗三嫂领着三个闺女纺线织布、绣花纺丝、拾草卖柴，勉强地支持着。这在桃花沟，亦属平常人家。

作为母亲的三嫂，任劳任怨受苦遭罪，一切为了儿女，养他们长大成人，尽了她一辈子的义务，这就是她的生活。现在，她身上又有孕六个月，但仍然在精神抖擞地劳动，创这一家今冬明春的主要口粮——二亩半地瓜……

“妈！妈——”

三嫂一转头，见是她的三女儿小菊，沿着上山的小路，慌慌张张向这里边跑边呼唤。她急忙把眼睛擦干。

小菊来到母亲跟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妈，妈！俺爹在家发大火！俺姐在哭……”

“哪个姐？”三嫂一惊。

“大姐！”

三嫂急问：

“为什么事？”

“为大姐和玉山哥的事……”

“啊，这是哪来的风？”事情太突兀，三嫂更急了：“快说！”

“俺爹正在家数新茧，花脸大脚她……”

“知道点礼数。”

“都是这霜子婶使的坏。她来告诉爹，看到大姐和玉山哥在后沟桃树林里怎么的……”

分明是一瓢冷水浇身，三嫂惊呆了。她大女儿好儿十九岁了，还没说婆家，这在当时当地是稀奇的事了。别人提，好儿推诿，三嫂倒是因为好儿自幼身子弱，性子怯，没有给她订亲，想等她再大一大。前些日子，有刚才小菊叫出那一串名号的孔霜子，找上门说媒，要把好儿说给她娘家侄子孔居任。三嫂打听得孔居任为人不老实，没有应允。真是晴天霹雳，再想不到，好儿和她后姨^①表哥高玉山，竟生起这场风波来！

十二岁的小菊，翻着黑灵灵的眼睛，看她母亲满脸怒容愁色，怯怯地说：

“妈，要真有这事儿，俺大姐该受罪了吗？”

三嫂盯着小女儿的脸，声音不高，沉重地问：

“你知道他俩的底细？”

小菊立刻躲开母亲的目光，手忙脚乱地说：

“俺哪知道，俺……”

“丫头，撒谎！”三嫂伸手托起小闺女的下巴。

“妈妈，不撒谎，不敢撒谎！俺都对妈说。”小菊眼里滚动着泪水。

三嫂扯着小女儿的手，挨身坐到地堰边上。

“今晌午，爹妈姐姐都出了门，俺玉山哥来啦！他骑着自行车，车后座上带一捆书。我说上山找妈，他说去绣房找大姐；我去了。”小菊说着说着活泼起来，细眉梢挂上喜色，“妈呀，好儿姐来家啦，俺们在一起玩，玉山哥教俺俩识字，他懂得真多啊！他夸我灵通，说我要能上学，准考第一名……”

① 后姨——亲姨去世后，姨父的续弦。

“你舌头这么长!”

小姑娘却还沉醉在自己的感情里，喜悦地说：

“玉山哥还说，他明年要去文登城念书，往后当先生，办学校，教和我一样的穷孩子识字……”

“快说和你大姐的!”

小菊又望着母亲布满愁云的脸，喜气消失了，咬着食指，说：

“待了一会儿，玉山哥要走，叫好儿姐送送他。大姐怕撞见人，我就自个跑到外面望望，没有人，叫他俩走啦。妈，再怎么着，他俩进没进桃树林，俺一点不晓得。真的，有半句儿假，连舌根都烂!”

三嫂不由地望着村外的桃树林，它的黄叶正在秋风中飘零。她像是害牙痛似的，难过地吸冷气。

小菊大闺女似的安慰道：

“妈，你别信孔霜子的胡诌八扯! 那桃树林，一没花，二没果，叶叶也快落净了，大姐他们去那干么呀? 妈，快回家吧，俺爹在发火，大姐在哭哩!”

三嫂站起身，看着刨出来的一摊摊的地瓜，吩咐小女儿：

“把它们归拢一块儿，等你二姐来搬。我先回家……”

院墙是这一带山上很多的粗质的淡紫色花岗石砌起来的，有一丈多高，墙头爬满已经枯萎了的眉豆藤。茅草院门楼下，薄旧的门扇紧闭着。三嫂扛着镢头来到门前，推门没推开，就拍着门上的铁环，大声喊道：

“好儿，好儿! 妈回来啦!”

一刹，门无声地分开来。开门的人即刻闪身走去。

“好儿!” 三嫂叫着迈进门槛，迅速扫视面前的大闺女。